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徐世立 著

儿医生 科

ERKE YISHENG



徐世立 著

儿科医生

ERKE YI SHENG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(鄂)新登字 05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儿科医生/徐世立著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00

ISBN 7-5354-1851-1

I. 儿…

II. 徐…

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20896 号

责任编辑:阳继波 责任校对:陈薇英

封面设计:贺凯 责任印制:周铁衡

出版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5443721 传真:85443901)

(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:430022)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5443821 85443717)

E-mail: cjlap@public.wh.hb.cn 传真:85443862

印刷:湖北峰迪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13.875 插页:3

版次:2000 年 3 月第 1 版 200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284 千字

印数:1—5000 册

ISBN 7-5354-1851-1/I·1501 定价:18.00 元(简精装)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5443721 85443843)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

作者近照

徐世立，湖北汉阳籍，
六九届武汉知青，1970年
插队宜昌县，1972年转点
汉阳县，1976年回城当工
人，1984年起任武汉晚报
记者、编辑。现供职武汉
市文联。著有长、中、短
篇小说及报告文学集。

0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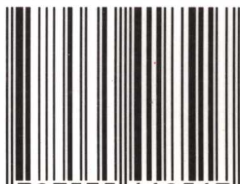
内 容 简 介

医院是人生的起点也是终点，
医院可以是天堂也可以是地狱。医
生可以是白衣天使，也可以是白衣
魔鬼。

在享有盛名的同仁医院，“红
包”如瘟疫流行，医疗事故成了家
常便饭，天使折断了洁白的翅膀，
栽倒在地上的污水沟里。一位终生
不肯为官的儿科医生，在决定医院
命运的关键时刻，通过省委书记作
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。医院因
之而发生带有当代社会本质特征的
激烈震荡。“全民公决”结局虽然
沉重，但儿科病房彻夜不灭的灯光
依然辉映夜空，仿佛昭告正义不死。

作品成功地塑造了一批令人耳
目一新的人物形象，无论对历史与
现状及其关系的思考探索、对现实
生活多层面的准确反映，还是丰富
生动的情节和真情至性的感人描写，
均臻佳境，从而使本书震撼人心，
是当前现实主义长篇小说的一部力
作。

ISBN 7-5354-1851-1



9 787535 418517 >

第一章

1

刚刚垂临的夜色，和夜色中的雨。

在阳台上听雨的白人初，心里说秋天了，秋天很短，这个城市。

立秋后的第二场雨。雨不大，不影响视线，隐约看得见泛着一隙白光的白莲湖，和像桅杆的电视塔塔身。塔尖那枚今夜没有星月作伴的桔红，亮得孤独，却顽强。

女儿白杏叫吃饭了，喊劳动号子似的。

四方桌，四口人各据一方，白人初和妻子孙斯兰对坐，白杏与哥哥白天对面。

晚饭的饭桌，是中国家庭的自由论坛。家庭中的一些重要决定，往往也是在饭桌

上作出的。白家今天要作一个决定，白人初昨天吃晚饭时强调说这个决定很重要，他说这几天他一直在思考要不要作出这个决定。但今晚一定得作出，不然作为家庭成员一员的白天明天一早假满离家，就听不到这个重要决定了。

白人初吃饭一向风卷残云，这几日细嚼慢咽，饭量也小了，总是早早放了碗筷，坐到客厅沙发上去看新闻联播。白家往日热闹的饭桌，这些日子就显得有些沉闷。

白天和白杏一边吃，一边瞅空在父亲脸上刺探。母亲孙斯兰爱喝汤，热汤水汽爱雾镜片，所以她吃饭一般不戴眼镜，便不怎么看人。白人初有回说这样好，集中目力，吃起来更稳准狠。但是今天她想看清坐对面的丈夫的表情时，目力就不济了。

“爸，求您了，别这么深刻的样子好不好，”白杏学作深刻状，“您不知道在您面前我们大家多自卑。”

白人初被她逗笑了，说装的，加快了吃饭的速度。白杏说也不能装三四天呀，累坏了阿爸我心疼。白人初又笑。

上周末，白杏吃晚饭时传出个信息，同仁医院最近可能要撤换现任院长，新院长的人选可能是现任副院长李大元。虽然白杏将两个“可能”在语气上进行了处理，但仍没能阻止父亲和母亲停止咀嚼，双亲错愕的表情多少有点让她意外。她想这毕竟和他们关系不大，她只是想让他们先知为快。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父亲问。“听赵卫说的。”白杏低头吸拉着面条。“赵卫怎么知道？”白杏不答，抬眼放出反问来。白人初很快明白了，垂眼不再问。赵卫是他属下的儿科医生。他的父亲是省卫生厅厅长。白人初将一片虎皮青椒拈在筷子上悬着，看了半天，又放回菜碗，筷子往桌上一按，说：“中国的事情就这么怪，大路不通小路通。这么大的事，儿科主任不知道儿科医生知道，同仁医院的不知道图书馆的知道，难怪那个新华社记者要把江总书记的报告拿去换港元

了。”

孙斯兰说：“人初，怎么就扯到新华社记者身上了，同仁医院的事！”丈夫有容易偏激的毛病，任何时候，她都不放弃予以针砭的立场。

“爸，这不公平，”白杏美丽的杏眼里含了委屈，“人家好心告诉您，反被您抢白。好啦，往后哇，我这个图书馆的井水不犯同仁医院的河水就是了。”

“不犯？”对面的哥哥白天意味无穷地一笑，“难哪。”埋头扒饭不看白杏。这次回家他才知道，“河水”赵卫正在悄悄地犯“井水”白杏。

“白天你少阴阳怪气，”白杏生气了不叫他哥，“你这井水比我还遥远呢，小心到时候扒心扒肝想犯也犯不上。”

白杏值得为自己漂亮的反击得意，白天扒饭的头就此重得抬不起。他这次回家一周，正是想犯同仁医院儿科的河水周小慧。

白人初修长的身材从桌边慢慢升起来，“对不起，杏子，爸爸不是对你，是对那种现象。”说完新闻联播也不看了，钻进书房。

随后几日，白人初眉目不展，寡言少语，就这么“深刻”了三四天。逢这情景，大家不交谈不干扰，给他一个想事的环境。想好了，他会说的，或者是一个决定，或者是一番分析见解，或者是一篇激扬文字。昨天晚饭后他突然说我得作出一个决定，什么决定，白天白杏猜不着，就连孙斯兰也吃不准，问他他也不说，大家就疑疑惑惑地等着。

2

白天很悲观，他预测自己这次没戏了。可以肯定父亲的决

定与周小慧无关。他明天将带着一颗失重的心离家北上。魂不守舍焦灼难熬的日子等着他去重复。他三十岁，比周小慧长两月，计算机软件专业毕业，分在北方小城丹东。除有父亲一样的修长身材，他还有父亲没有的胸大肌。周小慧是父亲的部下，父亲前几年选送她去美国公派留学，一年前回国那天，是他第一次见到周小慧。他从此信了那句带了禅意的老生常谈——婚姻是缘分。寻寻觅觅挑挑拣拣，燕舞莺啼过眼云烟，翩翩男儿一次不经意的出行，冷不丁中箭落马，再也昂扬不起那颗高傲的头颅。

事情的缘起是白人初向院里要奥迪轿车，第二天下午要亲自去机场接周小慧。管后勤的副院长李大元说车不空，要去省里开一天会，说白主任您就打的吧回来找我报销。白人初说，李院长，你是知道的，你当了这几年的副院长，我找没找你要过一次车？就是到省里开政协会我也是自己挤公共汽车。我这是去迎接一位学成归来的女博士，是为同仁医院接回一个优秀的儿科医生。她本来是可以不回来的！李大元见白人初动了气，便说那好吧，那就派桑塔纳。马上把电话打到车队。白人初只好退一步，桑塔纳就桑塔纳吧。谁知车队回话说，桑塔纳给一个职工的母亲办丧事去了他乡下老家，两天后才能返回。李大元在电话中商量的半天，放下电话说，决定了白主任，明天派日本三菱送您去机场。白人初像被电打了，从头麻到脚。日本三菱是什么车？双排座的微型货车，拖氧气瓶，拖药品拖猪肉蔬菜，也拖过供教学解剖的尸体。白人初气得想大喊大叫又喊叫不出一个字，摔上门走了。下午下班时白人初碰见车队队长就问起此事，问者有意答者无心，队长说明天是李院长要用奥迪车，去接省委组织部组干处处长叶金山一起到青鱼乡钓鱼。

回到家，白人初一脸的愤怒，一碗饭只吃了一半，说博士

不敌正处，感情不如交情，人情不如官情。孙斯兰便劝他，你已经进入老年了，心性要冲淡平和，经常的情绪冲动有损健康。既然你没法改变现实，不如把世事看淡一些，不要总是自己跟自己生气，跟风车打仗。白人初看着孙斯兰，过了好久摇头说，斯兰，我看不淡。孙斯兰知道丈夫不会看淡的，说也白说，但她还是要说，必须说，坚持说，年年说月月说天天说，她心甘情愿为这种无望的努力永不停息地付出心力。这是她坚持不弃的另一立场。她的表现像不像跟风车打仗？

那天，白天正好出差在家，就说，爸您就消气吧，我明天给您派一辆美国总统的行宫，把奥迪变成侍女。

果真，当了一家集团公司总裁的白天的大学同学，第二天亲自开来一辆大“林肯”，把白家父子拉到了机场。

白天后来一直靠那天的情景填补生活的空白。那天的情景是值得一生回味的呀。父亲站在广场中央聚精会神地向机场大厅的出口张望，白天和同学呆在车里漫不经心地聊天。他后来很后悔为什么没有和父亲站在一起去迎接她，却麻木不仁地窝在车里，潜意识里他只是觉得自己没有这个义务，那是父亲大人的事。准确地说，那天是他最先看到她的，他从车窗一扭头，就看见了大厅门口有一片说不准什么颜色的红闪了一下，他就盯住那片红。什么红？品红不像，比它还淡，比杏红又深，也不是粉红桃红玫瑰红。生活中他没见过这种红，但他敢肯定在梦中见过的，那红热烈得含蓄，烂漫得柔和。那红渐渐飘过来，是位身材颀长，穿着那种红色的连衣裙的女子，黑色长发在夏日的阳光下闪烁着折光。她右肩背着背包，和左边她的行李推车并行。他认定她就是周小慧。父亲并没说过她的相貌身材。她越来越近，肤嫩，齿白，小巧的鼻子，眉清目秀，不胖不瘦，连衣裙束出纤细的腰身，廓出臀的曲线，绷出乳的空悬，随着她

轻盈的行走一起轻盈地跳跃，充满了韵律感。那一刻，他的眼光把她的全身都触摸了。他想她就是他的爱人。他想他一定要娶这样的女人。他去看父亲，父亲老眼昏花，还在人流中挑拣取舍。他想去提醒父亲，身体却定在了车座上。只听一声“主任”的长长的呼喊，是她先看见了父亲，挥着手朝父亲奔来……

白天发现，当父亲把那束鲜花递到她手上时，她的惊喜感动意想不到的样子有如孩子一样单纯，蓝天一样透明。近前才发现，唇不见赤，眉不施黛，你很难相信她是从那个泛滥着彩色化学元素的国度归来。她就是周小慧。周小慧就是她。父亲引领着她和行李推车来到“林肯”身边时，他很清晰地听见她“呀”了一声。总裁同学摘下墨镜说，老同学，你不够哥们，你要是明说了，老哥我也不至于这么心酸绝望。白天苦笑，也不解释。同学又说，哎，你来当总裁，我去做你爸的儿子，怎么样？白天还是苦笑。白人初这时正在朝驾驶室招手，同学奇怪，大声喊叫说出去呀大卫！

他没有出去。那一刻他没有了面对她的勇气。自卑感就是在那一刻不可理喻地产生了。他和总裁同学后来一致认为这种反常的现象只会发生在女性身上，只有这样才是合理的。总之身高一米八十的英俊大卫没有走出大“林肯”，是总裁同学出去开了车后盖帮她把行李放进货厢，然后等父亲和她钻进后座后为他们关上了车门。在车里他和她有过一次照面，那是父亲向她介绍他的时候，他机械地扭过头去又迅速地扭回来，此后一路无话。汽车抵达她家后他是钻出了汽车的，但这时的周小慧已经被她的父母亲戚街坊邻居围困了。白天远远地站着，像个被遗弃的孩子。这种孤独的感觉至今还留在身上。

第二天，白天就返回了丹东，开始了漫长的相思。他知道自己是单相思的幽灵附体了。他是不敢去向她表白的，不光是

因为她刚刚归国和不知她是否婚嫁。后来他寻找机会回家过几次，得悉她尚未婚恋，窃喜过后，仍是畏葸不前，只是每次贼一般潜入儿科病房偷看过她的侧影背影然后逃逸。爱可以让人勇敢，也可以使人卑怯，他对周小慧的爱犹如她那吹弹得破的皮肤，是那种瓷质般的唯恐一碰即碎因而充满担心的心态。他决定求助于父亲。他是对的，这是上策，只要父亲开口，这件事八九不离十。再说，周小慧也是当嫁不嫁后患很大的年龄。不过，这算盘白天打得提心吊胆，他底气不足的是工作在外地，人家只一句话，就可以堂皇地把您挡开，叫你没有难堪地顺梯子下楼。父亲一直不置可否，不知是否也受困于此。母亲是他的坚强后盾，不仅经常催促父亲作出决断，还犯规，在他处于冲刺阶段时给他服用兴奋剂，让他给周小慧写信表白。他没干。那怎么干得，万一弄成僵局父亲如何收拾，到那时回天无力。她是父亲选送出国的，父亲又是她的主任，他最终得仰仗父亲这得月楼台。父亲久不表态，情急之下，他曾建议母亲去找周小慧打个迂回战，说您也是同仁医院的著名专家。母亲担心周小慧被人快手先得，几次豪情满怀要去提亲，又被父亲一次次制止，理由不是说等待机会就是时机不成熟。他是真怕父亲贻误了时机。有次父子俩看电视里的足球赛时，父亲说，嘿，中国队临门一脚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。他不失时机地引申说，爸，在我的那件事情上，我认为您也存在临门一脚的问题，您看到了这一点我很高兴。父亲说你小子当然高兴，让老子上场儿子当观众，站着说话不腰疼。他说您比临门一脚简单轻松，是在禁区踢点球。父亲说简单轻松你怎么不去踢？他说我要去踢就不是点球了，是落后局势下最后 30 秒的一次任意球。父亲说踢点球队员心理压力最大是最害怕的事你小子知道不知道？他不再争辩了。他知道他给一生自爱的父亲确实出了一个难题。父亲

不出面，自有他的道理。他只好和父亲一起等待——等待那个不可预测的临门一脚的最佳时机。

3

“爸爸的决定和你我无关，”在厨房，白天对洗碗的白杏说，“他想的好像不是家事。不过，据我观察分析，他对那个赵卫是羊对狼的警惕，信不信由你。”

白杏手里的活停了一下。白天后面的话对她是个不大不小的打击。

你是狼吗赵卫？一想到狼的形象她就心头一酸。杨羊不是狼，是只犯了错误的羊。那年她二十岁，在省电视大学学中国语言文学，才半年，如草琪瑶如花嫣然的她就被那只羊追逐了。羊是外国文学课的辅导老师，讲完伊甸园的故事，就想把白杏变成夏娃自己做亚当。白杏收到他的情书后，碧草匍匐了身子，花儿收缩了骨朵。羊是青春的壮硕的有魅力的呀。羊的追逐是真诚的疯狂的坚定的呀。白杏不可抗拒地被追逐被诱感到黄昏的草地晚间的湖畔。约会才到第三次，羊就狼一样扑上来啃噬她的脸，她在他密不透风的狂吻中，像一条甩到岸上的鱼。后来，她感到他的手蛇行到她的胸口了，她惊厥如鲤鱼打挺，猛然给了羊一耳光，捂住扯断的胸罩逃走了。整整两个月，白杏疏离了羊，不给一次机会。忏悔、表白、发誓、血书，都于事无补。两个月里羊消瘦了消沉了成了直立的猴。但羊是真爱她的呀，羊的眼泪不是自来水呀，当他跪在她的面前孩子一样哭泣的时候，水做的女人无论如何淬不出金属质地的心呀。于是他们和好了，黄昏的草地重现雁鸣羊欢。

然而——多么残酷的“然而”——杨羊是有家室的人。在

三百公里外的一个小城市，他有一个凶悍而且不忠的妻子。为了得到白杏，他不得不对她隐瞒，一边追她，一边和小城的妻子闹离婚。直到妻子有一天闹到省电大来，白杏才虚弱地叫了一声天，顺着操场球门的网杆溜到沙坑里。

杨羊的离婚补救不被白杏接受，60粒安眠药未能兑去他的性命。白杏伤痕累累，离开省电大，转到省会所在城市的市电大完成学业。

关闭了四年的心之门，被儿科医生赵卫敲开了。赵卫很绅士，温文尔雅，慢条斯理，有幽默感，和他在一起，不适不快很快被释放。他的父亲赵耀宗是父亲大学的同班同学。所以小时候就熟识的赵卫那天到图书馆请她去看一个灯会时，她欣然同往。看完灯会，她望着一片灯海发愣怔。她的眼睛被七彩的光辉刺激得兴奋明亮，内心里却是晦暗有加。她情不自禁仰看身边的赵卫，心里忽然涌出感激的情愫。

赵卫此后常给她的图书馆打电话，那意思越来越清楚。白杏不再觉得每天上班单调乏味，那部黑色的电话机，她每天总要下意识地多看几眼。一听“白杏电话”的喊声她就心跳，和他通话时声音的变调只有同事们才听得出来。少女天生缺乏掩饰的能力。她是有点喜欢赵卫了。这次和电大不同，她变成了羊，朝着青草甸欢腾地奔跑。赵卫的表现极有分寸，绵绵地温柔地吐出缕缕丝线，她被缠绕了，包裹了，不知不觉间她成了茧中蚕。她信任他，他在父亲的儿科干了五年。她没有理由怀疑世上的小伙子都是狼。她相信父亲对他最了解，父亲的意见无疑至关重要。哪知父亲自从知道了他和她的接触后，一直好坏不说。父亲不说，她不能不问。一次她问得紧，说爸您干脆表个态，行或不行我听您的，您这么不阴不晴地晾着我日子难过。话虽这么说，心里盼的是父亲表态赞成，真要说声不行，她

想她会挺不住的。父亲摸着刮出青光的下巴，说，杏子，你二十二岁了，要靠自己的眼力和判断力处理自己的婚事，而不是由父母亲来为你作主。作为父亲，我有责任在适当的时候说说我的意见，那只是参考，最后的决定还得你自己作。我和你情况不同，对人对事的看法自然会有差异。意见看法我肯定是要说的，态呢，还是不表好。你们还需要加深了解。父亲在谈论重要的问题时总是斟字酌句。

白杏又去问母亲，像订了盟约似的，父亲母亲一个口气。但白杏还是从母亲那里得知了一条重要情报，五年前，为公派出国留学，父亲卡了赵卫，至今也不选派他，两人之间多少有些疙瘩。母亲又说这不过是她的猜测，不足为信。听母亲的口气，父母对赵卫的父亲印象不佳，但又不能成为反对她和赵卫接触的理由，对赵卫本人，也说不明确他的不是的一二三四来。

父亲和赵卫之间有无疙瘩白杏以为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父亲今晚的决定是否与自己有关。

4

决定大约与同仁医院有关。三十多年的夫妻，孙斯兰太了解自己的丈夫。她已将儿女婚事作出决定的可能性完全排除了。前天晚上她上床后还在询问，丈夫说，我还没有最后下决心，还是先不说好，不然你会动摇我的。孙斯兰说我猜，白人初说你猜吧。孙斯兰猜了四五样，都被白人初否认了。孙斯兰说你卖什么关子呀，懒得再猜倒头就睡了。

白人初睡不着，见孙斯兰睡着了，又蹑手蹑脚回到书房抽烟。

他决定和李大元竞争院长，家里人自然猜不着。都知道他

终生不肯为官，自然更不会想到也不好理解六十三岁缓退留任的人要去和人争官当。不是卖关子，是担心来自妻子的阻力。她是著名的心内科专家，她近来坚持认为他的心脏出了毛病。他却自我感觉很好，只是胸前区偶有不适。她是专家，信她还是信自己？都是医学专家，科学在他们心目中是神圣的。连小平同志都信她，南巡时专列中途停在北郊华新站，深夜零点急电召她上车。上车后，她给小平同志作了认真的心脏检查。完了，小平同志问她：小孙医生，我的心脏情况，影响不影响列车继续南下嘛？她稍稍思考了一下，很有魄力地回答：不影响。两个小时以后，专列隆隆南下。他后来打趣说，斯兰，当初要是没你那三个字，怕是也没有震惊中外的小平南巡了。接着他又问自己的心脏情况影响不影响他继续工作到七十岁，孙斯兰说，只要注意调适，避免情绪的大起大落大悲大喜，也是同样三个字：不影响。现在他去竞争院长，难保她不会以疾病为由极力反对，而夫妻历史上她的历次反对，都以她的正确和成功保持了不败的纪录。

下决心是个艰难的过程。决定一旦作出，你就像被推进了格斗场，在看台上发出的如雷的叫喊声中去和另外一个人搏斗。你有多大的体力和心智，韧性和技巧，去打完这场搏斗？你有没有制胜的绝招？你能够赢得多少观众的呐喊助威？你要是失败了，是自己走出赛场还是被人抬出去？人们会不会嘲笑你的白发和你不再灵动的步态？胜利了，你能不能将胜利者的微笑保持到最后，并在另一个赛场依然是一位胜者？

前几天，也是这样一个夜晚也是坐在这间书房抽烟思想，一声爆发的哭喊从医院的西北方向传来，只一声，就没有了。那是医院太平间的方位。住在医院宿舍，经常听到这种天塌地陷的哭声。如果是深夜，这种哭声就更加清晰尖锐，让闻者一起

到地狱的入口感受恐惧绝望凄凉和悲伤，又在返回的路上一边走一边想活着多好生命多好。人在这个世界上只能活一次，一旦消失，就是永远的消失，不是一千年一万年一亿年没有你，是永远。白人初便常想，人活着的时候应该有死亡意识，这样才能活得热烈和善良。可他又发现有的人正因为有了死亡意识，才活得冷酷和自私，就是医生中，这样的人也不少见。那晚听见那声哭喊不久，白人初的脑子里出现了一个画面——

上月的一天早上去上班，路过医院实验楼时，底层的停尸间哭声一片。白人初已经走远，回头再看时，他看见了一张中年妇女的脸，虽被悲苦扭曲被泪水模糊，他还是认出了她，心里叫了一声“张师傅”，人就站住了。

白人初朝停尸间走去，疾步走，快到门口，他的心吊了起来，他看见了担架推车上白单盖着的死者。是你吗张师傅？是你吗老张？！昨天下午下班，在医院门口，他还和张师傅说过话呀。张师傅的女儿那个中年妇女把他搀着，他另一只手撑着腰，缓慢地朝门诊大楼走。他扶住张师傅的手问他怎么不好，张师傅挣出一个笑，说，老毛病了，腰背疼。他扶着他要送他去找医生，张师傅不肯，说白主任你累了一天快回家休息，有我女儿领着我就行了。他知道老张师傅的为人，他一辈子都不给别人添麻烦请求别人帮助，他却帮了别人一辈子。二十多年前，他是进驻同仁医院的工宣队员，因为对牛鬼蛇神的阶级立场问题，没干满两月就被撤回汽车齿轮厂，换了一个敢用带铜扣的皮带抽人的人。白人初挨斗吐血后，有天在厕所的水池冲洗把，张师傅悄悄走进来掏出一个小瓶放在小便池的水泥隔墙上，然后看了他一眼就离开了。白人初拿起一看，是瓶云南白药。这药在当时极为贵重，连同仁医院也没有。又一次医院食堂停水，有人让监督劳动的老院长去低处的消防栓放水往高处的食堂